

浅析科尔沁地区蒙古族汉语语音特点

阿如娜¹ 李倩兮²

1.内蒙古民族大学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2.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要】：在内蒙古科尔沁地区，长期的蒙汉双语共存形成了显著的语言接触现象。科尔沁地区的蒙汉语言接触产生了深远的相互影响。本研究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以下简称“科左中旗”）为案例，探讨蒙汉语言接触对当地蒙古族汉语语音的影响。长期的民族语言共存使该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双语环境，蒙古族居民的汉语发音与汉族居民存在系统性差异。基于实地调研和 Praat 语音分析，研究发现科左中旗蒙古族使用汉语时，其语音呈现出以下规律性特征：声调变化幅度较小，音节的饱满程度有所欠缺，并表现出一定的重音化趋势。

【关键词】：科左中旗；蒙古语；汉语；特点

DOI:10.12417/3041-0630.26.02.103

1 科左中旗语言使用情况

科尔沁地区是内蒙古自治区典型的蒙汉文化接触地区，蒙古语和汉语在长期的语言接触中，既共存又相互影响。科尔沁地区蒙古族与汉族长期杂居，从事半农半牧经济，这不仅引起了该地区蒙古语与汉语的接触现象，也促使了蒙汉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科左中旗是我国蒙古族人口最多的一个旗。中国境内蒙古语分为三个方言区，即东部、西部和中部方言区。科左中旗蒙古族人们所使用的蒙古语方言土语属中部方言区的科尔沁土语。与其他蒙古语方言土语进行比较，使用科尔沁土语的蒙古族人口最多、其分布区域较广泛。相比较于其它方言土语，科尔沁土语受汉语影响较早、较深，因此科尔沁土语中蒙汉语言交融现象较明显。通过语言使用现状调查我们发现，在科左中旗不同的语言交流交际场合，人们主要使用汉语或者兼用蒙古语和汉语。将调查对象的范围限定为蒙古族群体，研究数据表明：无论在社区、商场、医院等公共场合还是工作单位以及其他的交际场所，面对不同的群体，如亲戚朋友、同学或者邻居，主要用汉语表达，或者兼用蒙古语和汉语，而且在用蒙古语交流时，蒙汉语混合使用现象较明显。在民族地区多民族背景促进了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交流以及发展，这也带来了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现象。语言使用者的社会身份、情感因素等共同起作用，影响其对特定语言所具有的社会价值的认可与判断，从而形成与之相应的价值观，最终决定了语言使用者对所使用的语言的态度。从对科左中旗蒙古族关于语言作用和个人语言态度方面的调查可以发现，被调查者对汉语普通话的认可度高、使用范围广，并且将汉语视为重要的语言来选

择使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语言使用者的语言选择中普通话的较高地位与影响力。

2 科左中旗蒙古族的汉语语音特点

从语言结构层面分析，语音作为语言的声音表现形式和物质载体，对语言起着根本性的支撑作用。科左中旗作为蒙汉双语接触区域，当地蒙古族使用汉语时，在语音结构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他们的汉语语音总体上以普通话语音系统为基准，声调的分类和具体音高与普通话基本一致，但在蒙汉语言长期接触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个人化的发音特征以及习惯，而且深受当地汉语或东北方言在语音上的影响。虽然大部分蒙古族受访者从小就接受系统且规范的汉语教育，但还是有一些人在汉语声母或韵母的发音上存在偏离标准普通话的现象，与规范发音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2.1 声母和韵母

根据对科左中旗蒙古族语言使用者的调查，在分析他们使用汉语普通话交流的情况时发现：当地蒙古族的汉语声母发音情况受到蒙古语的影响，相对比较少。整体看来，他们的汉语发音表现出了与东北方言相近的特点，同时又自然地融入了蒙古语的发音习惯。具体来说，声母和韵母的发音上存在偏离于标准普通话发音的现象，可以说是在向汉语普通话的标准发音靠拢或者是在向标准发音进行调整时，产生的交叉或者混淆，而不是简单且机械地把一个音素换成另一个音素。换言之，当科左中旗蒙古族语言使用者说汉语时，他们会主动尝试贴近

作者简介：阿如娜，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

李倩兮，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富力小学教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语文教学与语言接触。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直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青年拔尖人才培养项目“汉语与蒙古语科尔沁土语接触研究”（项目编号：GXKY22070）的阶段成果。

普通话的标准发音,而正是在这个“贴合”的过程中,声母和韵母的发音出现了动态的、非系统性的偏离。

在声母和韵母方面,本文主要各自提取了其中的三种情况进行介绍:

在声母中,第一种情况,把不送气的塞音[p]读作送气的塞音[pʰ]。比如,把汉语普通话中的“比”[pi214]发作[pʰi214],即不送气音变成了送气音。第二种情况,把擦音[z]读作[l]或[i]。比如,“扔”[zəŋ55]发音为[ləŋ55];“让”[zəŋ51]发音为[iəŋ51]。第三种情况,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的混淆,即[tʂ]、[tʂʰ]、[ʂ]与[tʃ]、[tʃʰ]、[ʃ]相混情况。当舌尖后音[tʂ]、[tʂʰ]、[ʂ]读作舌尖前音[tʃ]、[tʃʰ]、[ʃ]时,汉语普通话中的比如,“谁”[ʂuei35]发音为[sei35];“走”[tsou214]发音为[tʃou214];“摔”[ʂuai55]科发音为[suai55]、[tʃuai55]或[tsuai55]等。

在韵母中,第一种情况,把[i]读作[iɛ]、[ei]。汉语普通话中的“起”和“理”分别读作[teʰi214]、[li214],科左中旗蒙古族的汉语发音则分别为[teʰie214]和[lei55]。第二种情况,[uan]读成[an]、[au]。比如,“暖”[nuan214]和“乱”[luan51]分别读作[nan214]和[lan51]。第三种情况,把[o]读作[y]。汉语普通话中的“播”和“佛”分别读作[po55]、[fo35],科左中旗蒙古族的汉语发音为[pv55]和[fv35]。

通过以上所列举的实例,可以发现科左中旗的蒙古族在使用汉语时,其语音呈现出一些独特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是在蒙汉两种语言接触的背景下,发音者为了降低发音难度和减轻口腔压力,自然而然地调整了汉语声母和韵母的发音方式。具体而言,他们的汉语发音不仅深受当地方言语音的影响,同时也吸纳了部分东北方言的特点,最终融合成带有个人习惯与地域色彩的发音模式。

2.2 声调

科左中旗蒙古族所说的汉语,在声调上呈现出一种介于蒙汉语言之间的过渡状态。蒙古语本身没有声调,而汉语普通话依靠四个声调来区分意义。长期的蒙汉语言接触,为当地蒙古族掌握汉语声调提供了基础。总体来看,他们能够稳定地发出汉语的四个基本调型,但在每个声调的具体音高(调值)上,与标准普通话相比仍存在一定偏差,因此听起来可能不够饱满和标准。

根据分析观察可知,科左中旗的蒙古族在使用汉语普通话时,其发音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韵律特征。具体表现为:在说双音节词、多音节词或完整句子时,他们会将其中一些单音节字的声调显著降低,且降调幅度较为明显。这种发音模式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声调系统,具有鲜明的蒙古语底层影响。在当地的日常口语中,人们常将这种发音特点形象地描述为“发音硬”或“发音平”。以上所述的发音习惯以及发音规律虽为大体而

言,但有真实的语音材料可作为佐证来进行进一步证明。本研究采用语音分析软件 Praat 对科左中旗蒙古族的汉语声调使用情况进行实证考察。语料处理分为两个层面:单音节字词声调部分,选取了24个当地常用单字,涵盖普通话四个声调,每类调型各6个;双音节词语声调部分,则整理了48个词语,按四个声调两两相配的组合方式系统分类。通过反复收听录音,将语料库切分为独立的语音片段文件,以便精确分析该群体对单字及双音节词声调的掌握与运用模式。所有语料均为一手自然语料,源自科左中旗蒙古族汉语使用现状的实地调查、问卷及诵读录音。

在语音学实证分析中,因发音人个体习惯差异显著、主观性强,加之各声调的实际音频曲线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导致生成的基频归一化图谱往往难以符合标准普通话声调图的规范。为解决这一问题,该研究转而依据频谱图中音高曲线的走向进行声调判定。研究将单音节字与双音节词分别划分为四个声调组,其语图选取的核心在于准确提取并呈现每个组别所特有的声调模式。分析发现,阴平声调和去声声调的出现频率较高,因此研究重点聚焦于单音节字词和双音节词语中的阴平组和去声组。本研究所涉及的语图,不仅展示科左中旗蒙古族汉语发音的独特性,并且利用以听感为标准的声调语图,构成了详细的语图阵列。所有语图语音材料均来自选定的发音人。因篇幅原因在此仅展示关键分析结果,相关语图图片已被省略。

通过对科左中旗蒙古族汉语发音中单音节字“积”、“创”的声调语图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地蒙古族在发单音节字时显现出的声调特征:其阴平调的基频大致维持在78Hz—194Hz的区间,听感上并未达到典型的高平调,反而呈现轻微的上升趋势,且中间存在断续现象;去声调在145Hz—251Hz范围内,其音高先轻微上升,经过起伏变化后转为平稳下降,但在结尾处又略有上扬;而阴平调的音高则稳定在244Hz—266Hz之间,虽有微小波动,但听感上属于高平调;去声调整体上显示下降的趋势,开始有微升,但后面明显下落,并且在此变化过程中有不明显的升降波动,频率变化范围约为213Hz—252Hz。

根据对科左中旗蒙古族汉语发音中双音节词语(如“心胸”、“配合”)的声调分析,可以总结出蒙古族汉语发音的声调特点:阴平组发音特点是两个音节在发音时存在明显的间隔。第一个音节的音高未达到标准的高平调水平,第二个音节的音高则经历显著的起伏并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基频(音高)变化范围大约在91Hz到215Hz之间;去声组发音特点是两个音节是连续发出的,中间没有停顿。第一个音节的音高走势平缓,没有明显的波动。其基频变化范围大约在95Hz到269Hz之间。标准汉语发音的声调特点是阴平组:阴平组的特点是两个音节是连续发音的。第一个音节是典型的高平调,音高平稳且高。第二个音节的音高变化模式为先下降,再上升,

最后趋于平稳。其基频变化范围大约在 97 Hz 到 215 Hz 之间；去声组的特点是两个音节在发音时不连续，中间有停顿。第一个音节起始部分音高平缓，整体呈下降趋势；第二个音节则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基频变化范围大约在 87 Hz 到 193 Hz 之间。通过对比不难发现，其核心差异表现为蒙古族汉语发音在阴平调中存在音节间断和停顿现象，且去声调的音节连续性更强；而标准发音则更符合连续的声调模式，且阴平调的第一个音节能稳定达到高平状态。

尽管发音人在声调调值的处理上存在一定偏差（如升降不够明显），导致包括“标准发音”听感在内的数据仍有改进空间，但是通过对比人耳听辨与 Praat 软件的识别结果发现，无论是单音节字还是双音节词，其声调特征和频谱图显示的音高变化趋势，除具体调值存在细微差别外，整体走向是基本吻合的。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科左中旗蒙古族汉语语音在声调上的相关特点，也表明所采集的研究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同时验证了本研究所采用的语音实验方法是科学有效的。

3 结语

本研究通过社会变量调查、录音采集与转写，获取了科左

中旗蒙古族汉语使用的第一手语料。结合声母、韵母、声调分析及 Praat 软件验证，发现科左中旗蒙古族汉语语音存在发音不够饱满、起伏较平缓、易读为重音等特点，证实了与标准普通话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科左中旗蒙古族在说汉语时，其语音特点的形成与蒙古语语音系统密切相关。由于蒙古语本身不具备声调，而是依靠重音、弱化元音以及其他方式来区分语义，这种母语习惯使得他们在使用汉语时，往往不自觉地忽略汉语的声调规范，从而频繁出现重音突出、语调下降或发音缺乏起伏变化的现象。同时，当地汉语语音还受到东北方言和当地方音的交叉影响，在与普通话接触、干扰和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兼具蒙古语底层特征、区域方言色彩和普通话成分的独特语音模式。

科左中旗蒙古族汉语语音特点的形成，主要受两大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包括地域与人口结构、历史与经济背景、教育与传播途径、观念与心理认同等；二是语言接触与结构因素，包括语言本体差异、接触途径与强度、母语音系迁移等。简而言之，这些语音特征是当地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蒙汉语言深度接触共同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1] 哈斯额尔敦.汉语与蒙古语语音比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 [2] 姜根兄.从语言接触看蒙古语科尔沁土语的演变发展[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 [3] 包晓华.内蒙古通辽地区蒙汉语言接触的社会动因及发展趋势[J].前沿,2015(9).
- [4] 罗自群.语言接触影响下的北方汉语方言的声调[J].晋中学院学报,2016(4).